

“数字公民”教育视角下辅导员网络素养与引导力提升研究

魏丹 李思芸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四川成都 620564

摘要：在数字化浪潮深度重塑社会结构的当下，培育具备理性精神与责任意识的数字公民成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议题。辅导员作为青年成长的引路人，其网络素养与引导力的提升直接关乎数字公民教育的实施效能。网络素养赋予辅导员洞察青年网络行为本质的能力，使其在信息洪流中精准识别价值诉求与思想动态；引导力则推动教育方式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对话，构建师生间的意义联结。当前辅导员群体面临认知浅表化、话语隔阂等挑战，需深化数字文明认知、融通网络话语体系、锤炼情境引导智慧、构建协同赋能机制以实现能力进阶。这既是辅导员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数字时代育人模式转型的关键，能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注入教育动能。

关键词：数字公民教育；网络素养；引导力；辅导员；网络育人

前言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政策的深入推进，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亟需将数字公民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辅导员身处网络思政教育一线，其能力结构直接影响青年价值观塑造的实效性。当前网络环境呈现虚实交融、圈层分化的特征，青年既享受技术红利，也面临信息茧房、算法偏见等挑战。辅导员要超越工具性思维，把握数字社会文化逻辑与价值张力，从多维度实现能力跃升。数字公民教育要求辅导员既熟悉技术应用，又具备将主流价值转化为青年认同的话语能力，引导其形成理性数字身份认同。这一转型是教育回应时代命题的必然选择，也是辅导员专业发展核心方向。

一、“数字公民”教育视角下辅导员网络素养与引导力的核心作用

数字公民教育旨在技术洪流中守护人的主体性，培育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现代公民。辅导员在此过程中的网络素养与引导力，是融汇认知洞察、情感共鸣与实践智慧的复合型能力，其作用渗透于育人全程。网络素养赋予辅导员“数字眼力”，使其能够穿透信息碎片，识别青年思想背后的逻辑脉络与情感需求，精准把握其在身份认同、公平正义及技术异化等方面的真实困惑。引导力则以此为基础，升华为一种“润物无声”的转化艺术，将数字公民的核心要义转化为青年乐于接受的话语形态与实践场景，推动教育从“他者要求”转向

“自我追寻”。二者的交融更构筑起辅导员与青年之间的“意义共同体”，以理解消解代际隔阂，以共情唤醒价值共鸣，使数字公民教育实现从知识传递到精神共生的跃升，为网络空间注入理性而温暖的青春力量。

二、当前辅导员网络素养与引导力面临的问题

（一）认知浅表化与实践脱节的困境

部分辅导员对网络的理解仍囿于“工具论”的浅层认知，将网络简单视为信息传递的渠道或舆情管控的对象，未能深察其作为“第二生存空间”的文化属性与价值建构功能。这种认知局限导致其对数字公民教育的理解窄化为“网络安全教育”或“行为规范宣讲”，忽视了数字技术对青年思维方式、交往模式与价值观念的深度重塑。在实践层面，网络素养多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如熟练使用社交平台发布通知、运用数据分析工具监测舆情，却缺乏对网络传播规律、青年网络心理与数字伦理议题的系统性钻研。当面对青年在虚拟社群中的身份实验、在算法推荐下的认知窄化、在圈层文化中的价值极化等现象时，往往因认知储备不足而陷入“看不懂”“说不清”的窘境，更遑论将其转化为有深度的教育引导契机。这种认知与实践的断裂，使网络素养沦为“表面功夫”，引导力因缺乏思想内核而显得苍白无力，数字公民教育亦易陷入“头痛医头”的被动应对。

（二）话语隔阂与引导方式僵化的问题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平等性，催生了青年独特的网络话语体系——它以戏谑解构权威，以隐喻传递态度，以共创消解距离。然而，部分辅导员仍固守传统教育的

“官方话语”与“单向输出”模式，习惯以文件语言阐释网络规范，以道德训诫评判青年言行，导致话语与青年网络语境严重脱节。当青年用“yyds”“绝绝子”表达情感，用“弹幕文化”参与讨论，用“虚拟偶像”寄托理想时，辅导员若以“不规范”“无意义”简单否定，或以“正确但枯燥”的说教强行介入，极易引发青年的心理抗拒，形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沟通壁垒。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引导姿态带有鲜明的刚性特征：或依赖行政权力删帖禁言，或用“扣分”“通报”等惩戒手段施压，将教育引导异化为“网络管制”。这种姿态不仅压抑了青年的表达欲与创造力，更错失了在数字互动中培育其自主判断与责任意识的良好契机，使引导力因“姿态傲慢”而失去感染力，数字公民教育沦为空洞的口号。

三、“数字公民”教育视角下辅导员网络素养与引导力的提升路径

（一）深耕数字文明认知疆域以厚植素养根基

辅导员网络素养的提升，需要从对数字文明的深度理解开始。当前网络环境已不仅是技术平台，更是塑造青年价值观的重要场域。辅导员应当超越工具使用者的角色，建立对数字社会的整体认知框架。这种认知提升需要系统性的学习规划，比如定期参与数字伦理研讨会，跟踪网络文化的最新动态。

具体实践中，可以建立“数字素养工作坊”，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开展跨界对话。计算机专家可以帮助理解算法推荐机制，心理学家可以解析网络成瘾的心理机制，文化研究者则能解读网络亚文化的形成逻辑。这种跨学科交流有助于构建多维度的认知网络。同时，辅导员需要深入青年学生的网络生活场域，通过参与校园论坛、观察社交媒体互动等方式，了解真实的网络生态。例如，可以定期整理分析校园网络热点事件，探究事件背后的价值冲突和文化动因。这种基于实践观察的认知积累，比单纯的理论学习更能形成深刻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认知提升不能停留在知识积累层面，更要转化为教育敏感度。当发现学生群体中出现新的网络用语或行为模式时，能够及时捕捉其中蕴含的教育契机。比如，当某个网络挑战在学生中流行时，既要看到其娱乐性，也要思考其中可能存在的价值观引导空间。这种认知深度直接关系到教育引导的精准度，是提升网络育人实效的基础支撑。

（二）融通网络话语谱系以柔化引导姿态

有效的网络引导需要突破传统教育话语的局限，建

立与青年学生的对话通道。当前网络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表现为语言风格的创新性、表达方式的互动性、价值传递的隐蔽性。辅导员要避免简单否定青年的表达方式，而是理解其背后的情感逻辑和文化意义。

实践中，可以建立“网络话语词典”，定期收集整理学生常用的网络用语，分析其使用场景和情感色彩。在具体引导过程中，可以采用“话语转译”的策略，将教育内容转化为青年易于接受的形式。比如，在讨论网络伦理问题时，可以用学生熟悉的网络梗图作为引子，将抽象道理融入具体案例。开展“网络文化沙龙”是个可行方案，邀请学生分享他们对特定网络现象的理解，在平等交流中实现价值引导。重要节日或事件节点是很好的教育契机，可以组织主题网络活动，如“网络安全创意大赛”，鼓励学生用他们擅长的方式表达对网络素养的理解。这种参与式引导比单向说教更具实效性。需要注意的是，话语融通不是一味迎合，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比如，可以将传统的安全教育内容改编成互动式漫画，将复杂的网络法规转化为情景剧表演。这种转化既保留了教育内容的严肃性，又增强了传播的亲合力。关键在于建立双向沟通机制，让引导过程成为共同探索的过程，而非单向灌输。

（三）锻造网络情境引导智慧以提升实践效能

网络引导力的提升需要在具体情境中不断磨练。辅导员要善于将网络空间中的各种场景转化为教育契机，形成全过程引导的意识和能力。事前引导重在预防性介入，可以通过共建“网络行为公约”等方式，让学生参与规则制定，增强自律意识。日常工作中，可以定期发布“网络热点解读”，针对近期网络事件进行专业分析，帮助学生建立批判性思维。事中引导考验辅导员的应变能力，面对突发热点事件，需要把握教育介入的时机和方式。

例如，当出现争议性网络话题时，可以组织小型讨论会，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而不是简单给出是非判断。这种讨论要注重营造安全的表达氛围，让学生敢于说出真实想法。事后引导重在经验升华，可以建立“网络事件案例库”，组织学生对典型事件进行深入剖析，从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网络行为准则。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系统地设计一系列网络素养微课程，每节课都集中探讨和解决一个具体的网络问题，例如，“如何精准辨识网络谣言”、“如何高效应对网络暴力”以及“如何妥善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等问题。这些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可以

设计得非常灵活多样,不仅包括传统的讲授方式,还可以融入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多种互动教学方法,从而更好地提升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实践能力。关键是要建立长效机制,将零散的引导活动系统化,形成可持续的教育模式。同时要注意记录和评估引导效果,不断优化工作方法。

(四) 构建协同共生赋能机制以拓展提升格局

辅导员网络素养的提升需要多方支持的系统工程。高校层面应当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整合校内资源形成育人合力。可以成立数字素养发展中心,统筹规划全校网络育人工作。这个中心可以定期组织院系间的经验交流,分享成功案例和有效做法。与校外资源的合作同样重要,可以邀请互联网企业的专业人士担任校外导师,带来最新的行业动态和实践经验。校企合作项目具有特殊价值,比如共同开发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或者开展网络行为研究项目。

在团队建设方面,可以组建专门的网络育人课题组,聚焦具体问题开展行动研究。课题组成员可以包括辅导员、专业教师和学生代表,确保多方视角的融合。培训体系的完善是关键环节,除了常规的专题讲座,还可以组织实地参访、跟岗学习等实践性培训。特别是要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方案,根据不同辅导员的基础和需求提供个性化支持。评价机制的创新也很重要,可以设计多元评价指标,既关注工作过程也看重实际成效。例如,不仅统计活动数量,更要评估学生的参与度和获得感。资源平台的建设是基础保障,可以开发专门的网络育人资源库,收集整理优质的教学案例、视频资料、活动方案等。这个平台应该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方便辅导员随时获取所需资源。最终要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作生态,让辅导员的网络素养提升有制度保障、资源支持和成长

空间。

结语

辅导员网络素养与引导力的提升,是数字时代教育变革的微观实践,也是构建高质量育人体系的必然要求。通过深化对数字文明的认知理解,辅导员能够跳出技术表象,把握网络育人的本质规律;通过话语体系的创新融通,打破代际隔阂,建立情感共鸣的引导通道;通过情境化引导智慧的锤炼,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行动,提升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通过协同赋能机制的构建,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为辅导员能力发展提供持续支持。这一过程需政策引导、高校支持和个体努力共同作用,实现数字公民教育从理念到实践的跃升。当辅导员成为数字文明同行者与引路人,青年将在清朗网络空间成长为有理性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李嘉惠.网络世界中数字公民主体性地位——基于阿甘本例外状态的思考[J].数字通信世界,2024(6):226-228.
- [2] 张冬,魏俊斌,杨文勇.基于“四力”模型的青少年数字传播素养体系构建[J].图书情报工作,2024,68(22):81-92.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4.22.008.
- [3] 刘明慧,李慧斌.数字时代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实践研究[J].虹,2023(7):0092-0094.
- [4] 刘应松.高职院校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核心意涵,现状调查及培育体系[J].现代职业教育,2024(19):37-40.
- [5] 王杰.高中生数字公民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黄冈师范学院,2023.